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第六十四回 太宗渭橋立盟 藥師陰山奏凱

詩： 畫乾朱旗疊嶂開，千秋玄岳得追攀。

宋人空祭飛來石，禹貢重尋大茂山。
樹裏河流迷九曲，霜前軍令肅三關。
新詩自愛蒼苔好，不是燕然勒石還。
鄆州城頭曉角悲，魚山山路轉逶迤。
征夫篝火來炙谷，客舍斧冰方作糜。
披草曾尋曹植墓，獻花難問智瓊祠。
村童相聚渾無賴，爭逐鈴聲送畫旗。
西極明王款近關，旃裘半曳珥雙環。
繁華初上千金堰，紫翠偷窺萬歲山。
禁御年深羌果美，沙陀天遠戍旗閒。
漢家作意求龍種，爭及輸來汗馬班。
聖明親賜萬方歸，雙鳥猶循舊路飛。
白晝雷聲生積水，青天虹影掛斜暉。
江淮煙火逢寒食，京洛風塵化素衣。
駟馬重過春好在，函關殘月莫依依。
兵收塞北狼煙淨，詞整降夷帝業成。

話說突厥聞知太宗殺了建成、元吉，自登大位，高祖退居後宮，便與諸將商議，欲乘大唐國勢未定，舉兵侵伐。頡利可汗部下有一驍將，覆姓耶律，名伯材，勸頡利結連突利可汗起兵，並力攻擊，許以割地平分，必獲全勝。頡利大喜，即便遣使前去。後遂命耶律伯材為元帥，調選副將令狐易牙等，起兵十萬，入寇涇州。登山越野，夜宿晨食，不只一日，已到渭水便橋之北，安了營寨。乃先遣心腹將士執失思力，來見太宗，探聽虛實。思力領旨，徑至東華朝前下馬候宣。黃門官報入，太宗傳旨：「宣進殿階！」執失思力朝拜已畢，奏說：「今有突厥二可汗，興百萬之眾，業已至近，其鋒甚銳，願與大唐決一雌雄！」太宗大怒，責之曰：「吾昔與汝可汗面結和親，遣贈金銀蜀錦無算者，欲以敦鄰好耳。今汝可汗背盟入寇，寧無愧乎！汝雖生自戎狄，亦有人心，何得全忘大恩，自誇強盛！」喝令：「推出斬之！」思力驚惶失措。閃過蕭瑀、封德彝奏說：「此人外國來使，宜以禮遣。」太宗道：「我今遣還，虜必調我怯，愈肆憑陵，不若殺之以示威！」瑀等力奏勸免。太宗乃囚思力於門下，即自全裝披掛，綽槍上馬，徑出玄武門。帶高士廉、房玄齡等，飛騎直至渭水。馬上大呼曰：「臊狗奴！曾見朕否？朕與汝約為兄弟，永不相犯，何負約入寇，欲來自送死耶？」突厥聞言大驚，眾皆下馬，羅拜地下，咸呼萬歲，聲聞數十里。隨後唐兵擁至，旌旗蔽野，劍戟森嚴，各依次序，排列陣前。太宗把手一麾，令眾軍遠退，獨與頡利，只隔一水之地，二人對語。蕭瑀叩馬諫曰：「陛下何輕萬乘之尊，而與虜對語乎？」太宗曰：「吾籌之已熟，非卿所知！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，直抵郊甸者，以我國有內難，朕新即位，不能抗禦故也。我若示之以弱，閉門自守，虜必縱兵大掠，不暇複製！故朕輕騎獨出，意若輕之，震耀軍容，使知我必戰。今虜既深入，必有懼心。與戰則克，與和則固，制服突厥，在此一舉，汝試觀之！」蕭瑀又奏說：「此等之人，人面獸心，亦宜謹防。」

原來頡利見思力不返，又望見太宗挺身輕出，隊伍整齊，人馬威猛，疑有埋伏，遂有驚懼之狀，言語甚謙，又復遣使來請和。太宗許之，乃斬白馬，與頡利歃血，誓盟於便橋之上。突厥遂引兵而退。

蕭瑀問說：「突厥未和之時，諸將爭戰，陛下不許，臣等以為疑。既而虜反自退，不識何故？」太宗道：「朕見突厥之眾，多而不整，君臣之志，唯賄是求。當其請和時，可汗獨在水西，韃官皆來謁我。我若將彼擒縛，因而襲擊其眾，勢如拉朽。再遣長孫無忌、李靖等，伏兵於幽州以待之。虜若奔歸，伏兵邀其前，大軍躡其後，滅之如反掌耳。所以不戰者，以朕即位日淺，國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且當靜以撫之。倘一與虜戰，結怨既深，所損甚眾，虜或懼而修備，則吾未可得志矣。故卷甲韜戈，陷以金帛，彼既得所欲，勢必自退。使其志驕惰，不復設備，然後養威俟釁，一舉可滅也！將欲取之，必如與之，正此之謂。卿知之乎？」蕭瑀拜謝說：「陛下神機妙算，非臣等所及！」是日，太宗帶領眾將一行人馬還朝，群臣稱賀。大排筵宴，賞勞將士。

正飲酒間，忽報伐州都督張公瑾來見。宣至駕前，公瑾朝拜已畢，奏說：「突厥急思歸計，乘勢追之，無有不勝，今何為聽其自去，不令追襲邪？」太宗曰：「頡利亦能用兵，彼軍馬雖退，必於險處埋伏，以防追兵。我若追之，正中其計，不若縱他遠去，緩以圖之，使虜不為提防也。」公瑾說，「頡利今雖受盟，其心暴狠，若不剿除，終為後患。況有可取之理！」太宗問說：「卿何以知其可取？」公瑾奏道：「臣知頡利縱欲逞暴，殺害忠良，親信佞奸，一也；頡利一向倚眾為國，今薛延陀諸部，況多悖叛，其勢已孤，二也；又突利諸將，各有小過，便不相容，離心者廣，三也；塞北不毛之地，今天寒霜早，其餘糧必不能接濟，四也；頡利今疏遠自己族類，反親委諸胡，若天兵一臨，必生內變，五也；先年中國之人，多有流入北地者，今不過所在嘯聚而已，若知大軍出塞，自然響應，六也。突厥有此六敗，是以知其可取！」太宗曰：「頡利既許和親，又從而討之，恐失信於外國。」公瑾又說：「昔漢高祖與項羽割鴻溝為盟，隨後高祖襲之，一戰成功。況虜乃無父無君之輩，何以信為？乘今糧餉豐足，人馬精強，兵至一鼓可滅矣！」太宗聞奏乃悟曰：「卿真金玉之論！」即刻傳旨，封李靖為都總管，張公瑾、李世勣為副總管，薛萬澈為先鋒，其餘柴紹、尉遲恭等，皆分道進發。眾將領旨辭朝，下演武場，點選十五萬人馬，剋日潛出長安，殺奔馬邑，來收定襄。

行軍正遇三冬月，地凍河凝一片冰。

羊角風飄寒透體，鵝毛雪舞冷侵人。

將軍夜度關頭月，戰士朝穿嶺首雲。

夜住曉行都莫論，軍行白道好安營。

大軍正行之間，哨馬來報說：「此是白道地方，離定襄城已不遠了！」

李靖傳令安營。屯下人馬，即著徐茂功先領一支人馬潛到磧口，燒燬頡利營寨。又遣薛萬澈當先搦戰，遣柴紹領一支人馬，退二十里埋伏。二將交戰，只許輸不許贏。眾將各自領兵去了。李靖自領一萬大軍，又退十餘里，山坡險處接應不題。話分兩頭，卻說突厥頡利退兵還國之日，半路間早有探馬報知：「大唐已有追兵將近！」頡利星夜差人，飛報各番部落起兵，一路救應，親自領兵遣將，伺候唐兵。哨馬來報：「唐兵已至白道地方！」頡利提兵迎敵，正遇著唐將薛萬澈，當先出馬。萬澈大罵：「野臊狗奴，今大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分二十餘隊，已到汝國。汝尚不投降，猶然抗拒！」頡利大怒，提槍直取萬澈，萬澈舞刀相迎。戰無三合，萬澈敗走，頡利提兵掩殺。趕至二十餘里，忽聽鑼聲響處，一軍擺開，旗號分明，唐將柴紹出馬接戰。頡利喝道：「無名小將，敢與吾敵！」戰上數合，柴紹又敗走，頡利縱兵追趕。又至十里，山坡後面，鼓聲大震。當先一軍截住，旗號上寫著「都總管李靖」。那頡利已趕了二十餘里，人馬困乏，又逢著生力軍。盡力與李靖正戰之間，忽然本陣後軍鑼鳴甚急，慌忙退入中軍。突利近前說道：「休在此戀戰！適有報來說，後面李世勣引兵暗至磧口，把各營寨盡皆燒燬，隨即又趕殺來了！」頡利大驚，遂著副將軍令狐易牙，立起旗號留下一半人馬，扎住軍營，與李靖相持。頡利自撤一半兵將，奔回磧口救應。比及趕到之時，果見各寨火煙

未滅，正遇徐茂功。兩馬相交，頡利無心戀戰，不到數合，大敗而走。回到半路，恰好值著副將易牙，也被李靖殺敗而回，合兵一處。頡利與突利並眾將商議：「見今唐兵四下雲集，勢不可當，不若收集人馬，暫走鐵山，以避其鋒。」即時傳令。人如風走，馬似星流。不日來至鐵山，倚山下寨，屯紮人馬，暫歇一宵。

次早，忽有流星馬報說：「唐兵已自打破陰山，各酋長率眾，俱已降唐了！」頡利聞報大驚，下令拔寨盡起。行不數里，前軍報導：「有唐將張公瑾截住歸路！山險要處，紮一大營，其餘兵將，皆屯賀人山下。」頡利頓足歎曰：「敗兵至此，進退無門，此實天亡我也！」突利說：「唐兵拒塞賀人山，令我首尾不能相救，危亡見在旦夕。為今之計，只可走山後鶻鵝泉一道，徑往投奔北部蘇尼失處，借他數千精銳人馬，再來恢復數郡之地，亦未為遲。」頡利說：「此言正合吾機！」即刻提兵走鶻鵝泉，欲逃往北部去不題。

卻說徐茂功營中，早有細探馬探知頡利投奔北部蘇尼失的消息，飛報入中軍。茂功大驚說：「若彼走蘇尼失處，我兵亦無能為矣！」急令尉遲恭，領一支人馬，往北部蘇尼失處，隨帶金銀千兩，彩緞千匹，送與他，陳說唐朝兵威，諭以順逆利害，說他投降，不可收納頡利敗亡之眾。敬德忙自收拾領兵去了。茂功一面差王道宗領三千鐵騎，追趕頡利。那頡利等約行二十餘里，又見哨馬報來：「後面唐將追兵已近，如之奈何？」頡利便教後隊作先鋒，奔往賀人山去。行不數里，果有屯兵攔擋。頡利忙喚軍士，放起火來，不多時，把唐營寨柵盡皆燒燬，一擁而過。比及唐將知時，急提兵到，頡利已過去半日了。王道宗仍來追趕不捨。頡利引兵，過得山下，趕程前進，忽聽前面鼓聲大震，一軍擺開，乃是唐行軍總管張寶相。寶相策馬提槍，大叫道：「頡利！吾等多時，汝可早降，免汝一死！」頡利大怒，縱馬挺槍來迎，奮勇大戰！

牡丹門殺天雄惱，玫瑰交鋒罵史君。

推倒茶■奔海馬，掀翻石竹瀉空青。

梅花慣與檳榔鬥，黃菊衝開附子兵。

金盞花開擒木賊，玉簪葉底捉人參。

梨花槍刺穿山甲，桂子刀鈔鬱李仁。兩將交鋒才數合，忽然四下擺軍兵。正戰之間，忽見蘇尼失同尉遲恭從前面殺來，又見柴紹與王道宗從後面殺來，把頡利、突利圍住核心，死力衝殺，不能得出。原來蘇尼失受賂，又懼天威，舉眾來降。恰好此處相遇，合兵一處，將頡利、突利生擒下馬，綁縛回營，參見李靖。其時薛萬澈、徐茂功眾將，一齊都到。李靖大喜，各記功勞。著薛萬澈、尉遲恭領一萬兵將，押著頡利、突利，並各酋長，及諸部落，解送長安。遂下令班師，奏凱還朝。

將卒成功歸似箭，馬蹄雜沓疾如雲。

徵人入塞心歡喜，士馬歸鄉長笑紋。

迢遙古道和徵道，十里長亭又短亭。

望前行夠多時節，早至長安大國城。

是日，太宗正在順天樓與群臣講論政事，忽報李靖破突厥，擒頡利等，回朝見駕。蕭瑀奏說：「今眾夷狄至此，可教見大國氣象！」太宗曰：「汝言正合朕意！」乃命盛陳文物，威儀整肅。不多時，諸將擁頡利等人見，拜伏殿階。頡利偷目觀看，果然衣冠濟濟，劍佩鏘鏘，大與夷狄不同，暗自喝采。太宗令釋其縛，問頡利曰：「汝負盟入寇，每誇強盛無敵，今日何為被擒？爰居突厥，曾見此威儀否？」頡利奏說：「萬歲天威嚴重，臣不過井底之蛙，何能窺見天日？」太宗道：「據汝眾犯朕境，理合賜死，但汝每自請盟，尚可原有，今暫令汝在太僕寺居住，月給祿米，以待效用！」頡利等叩頭再拜謝恩，出朝去了。太宗喜謂侍臣曰：「往日太上皇因生民塗炭，拯之水火，不得已屈於突厥，朕常切齒痛心。今頡利等，皆稽顙臣伏，庶幾可雪前恥！」乃特加李靖為光祿大夫，封衛國公。諸總管並出征將士，各各論功升賞。位列公侯，圖像於凌煙閣，賜宴慶賀功臣。昔賢有詩贊雲：當年李靖遠征夷，不亞孔明善用兵。

頡利成擒皆仰德，唐朝誰敢與齊名？

虜煙影裡旌旗現，瘴雨聲中鼓樂鳴。

妙用鬼神應莫測，凌煙閣上說先生。

次日，太宗設朝，問群臣曰：「今突厥既亡，其部落逃散者，且置勿論；但來降之眾，計有十萬，將以何策處之？」群臣議論，紛紛不一。有謂當悉遷於河南兗豫之地，散居州縣，教之耕織者。李百藥奏：「宜別其種類，各署酋長，使不相臣屬，以分其勢，仍於定襄地方，置都護府以統之。」魏徵奏說：「夷狄人面獸心，弱則請服，強則叛亂，昔西晉之事可鑒。宜放之使還故江。」溫彥博奏道：「突厥窮而來歸，奈何棄之？若授以生業，遂為吾民，選其酋長，使人宿衛，披必畏威懷德，何慮後患。」太宗曰：「汝之所見甚善，正合朕意！」遂用彥博之策，處突厥降眾，東自幽州，西至靈州。分突利故地為四州，分頡利之地為六州，左置定襄，右置雲中，二都督府以統其眾。封突利為順州都督，頡利為右衛大將軍，蘇尼失亦封郡王。其餘酋長，皆拜將軍中郎將，布列朝廷。五品以上，百餘人。因而入居長安者，計以萬家。

傳旨宜諭已畢，隨命設御宴於丹霄殿，請太上皇稱觴上壽。太宗把徵討突厥，臣伏頡利等事，一一奏聞高祖。上皇大喜，謂眾臣曰：「昔漢高祖困於白登，不能報仇；今我兒滅突厥，吾付托得人，復何憂哉！」酒酣之際，上皇親彈琵琶為樂。乃召頡利進後殿問曰：「汝戎狄之人，亦有此樂否？」頡利叩頭奏說：「此正胡人所作，流入中國，固嘗有之。」上皇乃命頡利起舞歌，馮智戴詠詩。笑曰：「胡越一家，古未有也！」因取玉爵飲酒，就將玉爵賜頡利等，各飲一杯。二人叩頭謝恩。群臣迭起為壽。太宗離座，親捧霞觴進曰：「今四夷入臣，皆父皇威德所至，非臣力智所能及也！」是日，父子君臣，盡歡而罷。宋賢有贈胡越一家詩云：可汗婆娑罷舞時，南蠻酋長詠新詩。

承歡樂凱家胡越，情未如儒也未奇。

是後世享承平，萬民仰德。有詩贊曰：

並州昔日潛龍起，躍漢騰雲千萬里。

興師振幟聚英雄，一戰西河德儒死。

兵下桃林李密亡，河南奮武世充降。

虎牢關下施謀略，百萬貔貅破夏王。

翦劉除薛平梁國，弘化河西相繼服。

南征蕭銑楚共吳，掃盡胡塵空塞北。

重看河北鳳來儀，六載功成末帝基。